带上门的刹那

■孙道荣

带上门,门锁“咔嚓”一声锁上了,那一刹那,你的脑海里,闪过了什么?

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出门,上班,或者扔垃圾,随手带上了家门,忽然惊觉,忘记带钥匙了!如果家里有人,这不是问题,如果没人,自己又没有在什么地方放一把备用的钥匙,这就尴尬了。要么让家人送钥匙回来,要么只能等家人晚上下班回家,如果家人也都没带钥匙,那就只能悲催地请开锁师傅了。

我就干过好几次这样的蠢事,总是带上门的一刹那,才发现没带钥匙。最惨的一次,是妻子正好出差了,儿子又远在外地读大学。几次这样的经历后,落下了一个心理阴影,每次出门,带上门之后,我都会不自觉地摸一下口袋,看看钥匙有没有带上。不是应该在出门之前,先确认一下有没有带上钥匙吗?我告诉你,如果哪天你正好忘带钥匙的话,一定是等你带上了门,门锁在你身后“咔嚓”一声锁上之后,你才会想起,又忘记在出门之前,检查一下有没有带钥匙了。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巧,这么倒霉。

在犯过若干次同样的错误后,现在每次出门,带上门的刹那,我都有一种被关在门外的错觉,忍不住下意识地摸一摸裤兜,虽然我家的门锁,早就换成了密码锁,不用钥匙了,但这种不安全感,一直挥之不去。

从一扇门出去,这个简单的动作,意义却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位置移动,门所蕴含的象征意味,使我们在走进一扇门或走出一扇门时,都会产生一种不可言喻的特殊情感。不管是自己的家门,还是别的什么门,只要我们是从一扇门出去,带上门的那一瞬间,我们的脑海里,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浮现些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我是租房居住的,其间经常搬家,每次,从一个租房搬出去,腾空了房间,最后恋恋不舍地看一眼,带上门的刹那,我知道,我的又一段流浪岁月终结了,我再也不可能踏进这个门了。

外出住酒店,离开时,带上门的刹那,我都会习惯性地在脑海里再扫描一遍:手机有没有带?充电器有没有带?牙刷毛巾有没有带?我不想落下任何东西,在这个我可能一辈子只住过一晚的房间。

上朋友家串门,告别时,关系一般的朋友,会礼节性地将你送到门口,待你的声影消失在了楼梯口,他才会轻轻地关上门;关系很铁的朋友,可能会让你自己走时,帮他带上门,门在你身后关上的时候,你还沉浸在刚刚的畅谈或闲聊中,这个地方给你友谊和温暖,你还会再来的。

每次去我们领导办公室汇报工作,或者被领导喊去训话,从领导办公室走出来,轻轻带上门的刹那,我都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长长地舒一口气。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做领导的人,都喜欢关着门,无论他在或不在。那扇总是关着或虚掩着的门,让人有一种神秘的压抑感。

与家人闹矛盾,生气地出门,重重地带上门的刹那,忽然有一种被抛弃或自断后路的悲壮感。出去走一圈,晚风让你发热的头脑慢慢冷静下来,你清楚,外面的世界再美好,不是你的,家再不堪,却是你的港湾,你的窝。你买了一袋水果,回家,别担心没带钥匙,只要家人在家,家门就永远为你敞开。

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带上一扇门,只是短暂的离别,长不过数日,短则几个小时,甚至只是几分钟,你从这扇门走出去,还会从这扇门,再走回来,生活就是在这看似重复中,日复一日度过。但也有一些门,你带上了,就是永诀,这个门里的人,可能与你再无瓜葛;这个门里的事,你也许再也不关心;这个门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只残留在你的梦里。

最不堪的,就是回到老家,老屋已经久无人居住了,墙上挂着先人的照片,还有你小时候的奖状,空气里弥散着寂寞的霉味。离开时,你带上门,门“哐当”一声关上的时候,你愣怔住了。你知道,你虽然带着老家的钥匙,小心珍藏,不会忘记,更不敢丢失,但是,你再也无法用这把快要生锈的钥匙,打开你小时候的那个家,你再也打不开过去的岁月,再也回不到生你养你的父母身边了。带上门的一刹那,你忍不住泪流满面。

夜航船

凡人脸谱

■余观祥

石匠阿三

石匠阿三,是我二姑妈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三哥,技术高超,在沙地新湾一带建房子,如果不是提前三个月来请,很难请到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十来年的奋斗,沙地人的住所,从草舍世界,向瓦房海洋跨越。

三哥不仅砌得一手好石墙,还剖得一手好板材。在建房物资十分紧缺的年代,农民建造房子,都喜欢用石头垒砌裙墙(俗称起石脚),作为建房的基础部分。集“剖板”、砌石、刻凿手艺于一体的三哥,自然成了香饽饽。

1981年,我家正着手建设新房,便托人从“大和山”山宕,定来了两船12吨的石块。大和山的石块,石质坚硬、色泽素雅、浑厚美观,是大多数沙地建房户的最爱。

木有木纹,水有水波,石有石纹。看石纹剖板,是剖板师傅的看家本领。请三哥剖板,自然是我们的首选,三哥也当仁不让,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托。石块上岸后,三哥捎上工具,叫来搭档,开始剖板。剖板主要凭力气和经验。他就一支撬棍、一个8磅的硬柄榔头和一个24磅的软柄榔头,再一只“石蟹”和十来支尺把长的凿子。

剖板前,三哥先瞅准细小的石纹,确定剖板位置,然后开始在石块上凿洞。洞口凿到差不多酒盅口面大小,洞深一般掌握在五六厘米,洞凿好后,装上用钢制的石蟹,再拎起软柄榔头,猛力向石蟹砸去。手起石开,顿时石块就一分为二。他和他的搭档,经过两天的辛苦劳作,把两船大小不一的毛石,剖成了一块块均匀的板材。

接下去的日子,三哥帮我们请来了他的团队成员,摆地脚、砌裙墙、凿门槛。三哥的团队个个都是能工巧匠,动作娴熟,手法精练。外侧的插花石砌得整齐划一、严丝合缝、美感十足,内侧的混放石,再杂乱无序,经过他们的腾挪巧垒,显得规规整整,厚薄一致,经过五天时间的劳作,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四间房子的裙墙垒砌。

其间,三哥一方面为我们严格把控质量和进度关,另一方面全身心地投入,为新房量身定制,凿起了大门槛。经过他千锤万凿,敲敲打打,磨磨砺砺,两条既平直、又光细,刻有眉线,做工精制的大门槛,呈现在屋场前,为新房的建成平添了几分色彩。

当年三哥为我们建的房子,早作了拆建翻造,近期又被政府征迁。而如今的三哥,早已融入了都市生活,在享受他的天伦之乐。

背包揽胜

■陈于晓

一枚红叶叫岳麓

静静地,风吹拂着,金色的风中,渐渐泛滥上了红色。在长沙,苍翠的岳麓山,循着一枚红叶,正进入季节的深处。抬头,仿佛一枚红叶,就把一整座岳麓山,包裹了起来。抑或,“岳麓山”三个字,就浸润在一枚红叶中,在辽阔中招展着。

只有鸟儿,从空旷处来,把漫山红叶的岳麓山,啼得空灵了许多。湘江的水,依旧水嫩着,鸟鸣也带着那份水嫩。被鸟鸣沾染过的枫叶,也有着水灵灵的模样。但也许是露珠,或者一层薄薄的霜,让枫叶更鲜艳了。这是一些被风点燃的火焰,淋漓尽致地张扬着,是一朵一朵火辣辣的暖。细听,仿佛有噼噼啪啪的燃烧声,在响彻着。草的体香,一阵阵地袭来,是那种时浓时淡的,足可以让身心皆醉的香味儿。但走到近前,发现枫叶是安静的。或者,也像一枚枚的心跳吧。安静处的心跳,清晰而亲切。

山道上已经积满落叶,各样的色彩都有,青、绿、黄、橙、红……不小心踩在上面,那沙沙之声,格外清脆。秋天在一天天地深下去,然后是冬天。叶落归根,岳麓山的落叶,也许从没有飘离过岳麓山的怀抱。除了一枚记忆中的枫叶,被她夹在信笺上,邮给了远方。只是不知道收信的那一位,知不知这枫叶,是岳麓山递上的一枚请柬。记得还有一枚,是被她夹在书页中的,也许从此以后,页面的字里行间,有一座岳麓山在若隐若现了。

如果要为岳麓山的红叶做一首诗,“爱晚亭”肯定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停车坐爱枫林晚”,这枫林之晚,不仅叠映着枫林的浓墨,还荡漾着晚霞的重彩。总觉得在暮色四起时,如果把爱晚亭抱在怀中,打个盹,恍惚间,梦中的你,一定会掉入斑斓的境界,而不能自拔了。

如此,再看爱晚亭,这亭子,也不过是一枚红叶罢了。眼前的红叶在飞,但也许是幻觉。那些有禅意一闪一闪的,是来自岳麓寺的红叶,红叶之上,还有几炷香火在飘动;那些被琅琅书声湿润过的,应是岳麓书院的红叶,打开红叶时,还有一些青春的身影在走动着;那些叶脉间有碧波潋滟着的红叶,是被湘江之水抚摩过的,用心倾听,或许还可以听见百舸的争流之声……

湘江作带,岳麓为屏。而此时为屏的岳麓,这“屏”,或许就是一枚红叶。岳麓山,是一枚“层林尽染”的红叶,被安置在湘江的广袤中。岁月绵长,绵长的岁月,也是一条河流,这岳麓山,是一叶舟吗?只是一年又一年,岳麓山就在这“山、水、洲、城”的画卷中,深入浅出,或者浅入深出。

想起“绿肥红瘦”了,红叶漫山时,清瘦的岳麓山,挺拔着,昂扬向上着。赏红叶的人,在岳麓山这枚红叶上,轻轻地穿梭往来。比如她,从岳麓山的封面到封底,走成了一枚楚楚动人的红叶。

湘湖诗会

■陈继光

萧山的月亮

月是故乡明
故乡是萧山

萧山的月亮
你是独木舟上八千年的沧桑
你是三百里钱塘拍岸的雪浪
你是越王城山,那一股浩然的剑气
你是浣纱溪畔,那一袂离乡的忧伤

你是西兴古渡,那一片芦苇的秋色
你是唐诗路上,那一抹枫叶的清霜
你是临浦曲巷,那一声声悠长的木梆
你是瓜沥塘头,那一闪闪摇曳的船桨……

你陪伴过,衙前农会深夜的烛光
你照亮过,金萧支队的长矛钢枪
你聆听过,湘师学子琅琅的书声
你温馨过,围垦大军简陋的草屋

啊!萧山的月亮
年年岁岁,你是从不失约的月亮
哦,岁岁年年,你是呼唤潮涌的月亮

你曾像荒涂上,那一层冰冷的盐碱
你更是江面上,那一派柔情的音响
你目送过西小江,多少白帆的远去
你伴奏过萧然山,多少松涛的乐章

你送迎着国际机场,多少航班的起降
你点亮了市心路,多少窗口的希望
你的皎洁,在湘湖碧中轻轻荡漾
你的豪迈,在北干山巅大书高昂……

哦,萧山的月亮
萧山籍的月亮
说萧山话的月亮
你是照耀祖先长眠的月亮
你是照耀我们童年的月亮
无论身在何方,哪怕白发苍苍
你始终不改的乡音
总让我们热血沸腾
总让我们热泪盈眶

哦!萧山的月亮
你是游子天上的故乡
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牵系着我们的思念
激励着我们的梦想
云海苍茫,山高水长……

月是故乡明啊
萧山是故乡

朝花夕拾

■孙达

想起囊萤夜读

这是村里一条比较幽僻的小路,白天鲜有人过,夜晚更是寂寞,特别适合散步。小路两旁,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杂树蓊蓊郁郁的,散发出暗夜独有的神秘气息。我们一家三口悠闲地走着,忽然儿子指着一丛黑黝黝的植物:“爸爸,那里一闪一闪的,是鬼火吗?”我定睛细瞧,看清楚那是什么后,顿时哑然失笑:“傻儿子,什么鬼火?那是萤火虫!”

说起来,萤火虫于我也是20多年前的回忆了。孩提时代,山村里的孩子们,没有现在的手机平板,没有精彩的电视节目,没有各色拼装玩具,但我们的夜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村里的孩子们总是匆匆扒拉完晚饭,不用邀约,无须宣告,自发自觉地来到学校操场碰头玩耍。即便没有月色的暗夜,也无法阻挡我们对夜晚游戏的激情。

也是这样一个有萤火虫的夜晚,我们在院中乘凉,大伯父兴之所至,讲起了古人读书的故事,其中就有《囊萤夜读》。如此一点微光,竟然能支持车胤夜读?我们七嘴八舌地质疑起来,大伯父挥了挥手:“既然有疑惑,不妨去试验一下。”我们正中下怀,立刻四下捕捉萤火虫。我顺手拿了奶奶编织麦草扇的麦管,堵住了一端,捉住一只萤火虫便塞入麦管,萤火虫在浅黄色的麦管里一明一暗,煞是好看,然而光线却并不强烈。最让我泄气的是,尽管麦管一端开放,然而待在麦管中的萤火虫却很快缴械投降,光越来越微弱,不久麦管就恢复了死寂。这一次试验不免让我对这些励志故事心存怀疑,大伯父意味深长地说道:“故事本身告诉我们的本就不是形式,而是学习的精髓,懂吗?”

对大伯父这句话,我当时似懂非懂,然而越是年长,却越是心悦诚服,囊萤、映雪,头悬梁、锥刺股,每一个励志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都是一种精神,而非只是某种形式。萤火虫在岁月的记忆里渐渐远去,但当年“囊萤”的画面却始终如此清晰,我将故事讲给儿子听,本以为儿子也会如我当时那般新奇和惊讶,不想儿子竟然撇撇嘴:“爸爸,《笑林广记》里不就有这个故事吗?我在度娘上也看到过,康熙曾在承德殿做过实验,证实了‘囊萤夜读’是不可信的。因为萤火虫发光的部分,在萤火虫的腹部下方,几百只萤火虫熙熙攘攘挤在一个纱笼里,彼此的身体会把对方的发光挡住,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光线在夜里读书。我想麦管里的萤火虫,为什么越多光线反而越暗,应该也是萤火虫彼此之间遮挡了身体的发光部位。爸爸,你帮我捉一只萤火虫,我想仔细看看萤火虫的发光部位。如果这个发光部位没有被遮住,那么,‘囊萤’是否真的可以夜读?”

儿子随口而出的分析让我既震惊又感慨:生活在城市里的儿子几乎没有机会亲眼瞧见一只真实的萤火虫,然而却因为如今信息的四通八达,知识面远远超出了我的了解范围。我用实践证实的真相,儿子只需从文字中便不但能知其然而且还能知其所以然。当我还沉浸在“囊萤夜读”的励志之中时,儿子却已经开始探索萤火虫的发光部位,为车胤辩解了。

不过眼前这点光芒极其微弱,甚至可以说是聊胜于无的,而且当我们凝神寻觅时,那好不容易闪现的光芒竟然也消失了。我们找了好一会儿也没见到,等我们有些意兴阑珊地放弃了寻找时,萤火虫却又在低矮的草丛里一闪一闪地亮了起来,我们都下意识地屏气敛息,唯恐稍有响动就会惊扰了它。这一点幽静的光芒中,儿子终究还是不忍心毁坏那份幽秘的美丽,放弃了捕捉。

萤火虫在一处密叶丛中忽闪忽闪,明灭可见,用它的微光静静地照亮我们这三个不期而至的访客……

灯下漫笔

■王少杰

寻访越剧美

我们不曾留意,它正如桃花谢春般悄悄褪去芳华,渐行渐远,淡出我们的视线。

可能年轻一辈中的大多数和它素未相识,而许许多多老年人却对它热衷如初。它,便是江浙地区特有剧种——越剧。不得不承认,越剧已然淡去上个世纪的光彩,在物欲横流的当今,它逐渐成为孤守幽阁、无人问津的闺中少女,等待我们去叩门寻访。

越剧的美,在于那份温婉灵动。江南,是越剧的故乡,是那个烟雨朦胧、白墙黑瓦、山灵毓秀、微风拂面的温柔水乡。而越剧中,不缺乏的便是江南的柔情——眼波流转、水袖起落、云步轻点、温柔喟叹。它寄托在梁祝化蝶执手生死与共的真情缠绵,它诠释于陆唐共饮黄滕难成眷属的万般遗憾。一段段唱词,如江南落花流水燕语呢喃般娓娓道来;一怀怀心绪,如月夜寒塘鹤影孤芳自赏般黯然神伤。曾看到诗云“江南灵秀出莺唱,啼笑喜怒成隽永”,确很贴切。

越剧对于我们的价值,不只在于音乐上的艺术美,更在于它对一代代越剧人情怀的陶冶,对一代代越剧人文化的传授。“恋上越剧的必是痴情者”,这句话虽绝对了点却也颇有几分道理。折扇开合,我们仿佛依旧能看到在山伯墓前哭天喊地的英台,依旧能看到在文秀灵前断肠悲戚的兰英。越剧,离不开“情”。这情并非桃红柳绿卿卿我我这般过于矫揉造作的红尘情事,却诠释了痴男怨女雨恨云愁这般痛彻心扉的人间痴情。浅吟低唱,却能唱出千古长愁。

越剧,把这一个个文化故事汇编成剧,流传至今,将那跨越岁月的真情传颂,将那无论路途的思念寄达。它曾把《钗头凤》唱进多少户人家,把《凤求凰》吟入多少人心中?

我的祖母喜欢听越剧。在雨幕中,在屋檐下,烹一杯热茶,听一段越剧,穿一段针线,这便是属于老年人的乐趣。祖母也会跟着轻轻哼唱,一段绵长的时光却也平添多少快乐!

但可叹的是,越剧却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这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可以借鉴来自西方的说唱艺术并让其在中国大地风靡一时,为何对传承如此之久的国粹文化熟视无睹?我们可以把喜欢的偶像明星组合名字倒背如流,却为何鲜有人知道越剧这个本应在华夏大地散发光芒的剧种?

这些年来,不少越剧人因现实所迫,纷纷转型。多少人被现实击溃了初心,粉碎了热爱,迫不得已选择转行挣钱糊口?也有不少越剧人在极力创新,在这个娱乐社会寻求出路,他们尝试着改变越剧单调的唱法,与流行通俗乐试着相结合,但收效依然不明显。

越剧的美,从不单调,也从不缺乏,可有那么多人却只看到那沾满历史尘灰的面纱便拒而远之,抑或是只听到那复古传统的民间乐器就纷纷摇起头来。

她真的在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我们不能不挽留。

●**遗失**杭州德康实业有限公司楼中平法人章1枚,声明作废。